

March 2013

Chinese Images in English Poetry: A Comparative Reading between Literary Fictionalization and Western Consciousness

Fanjian Zeng

Hanbo Li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eng, Fanjian, and Hanbo Liu. 2013. "Chinese Images in English Poetry: A Comparative Reading between Literary Fictionalization and Western Consciousnes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2): pp.173-17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2/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英诗中国形象：文学虚构与西方意识的对读

曾繁健 刘汉波

摘要：英诗对中国形象的塑造由来已久，从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来看，它必然是虚构、想象与事实的对立统一；其中虚构与想象是诗性的必然，而中国事实与西方主体意识却是前两者存在的基础与归宿。假如兼以本土诗论方法对读考察英诗中国形象的本质，尤其从文学虚构与西方意识的角度主客观照，从具体的英诗语言数据进行实证，它虚构、想象、西方意识及中国事实的核心特质则得以越发彰显。

关键词：英诗 中国形象 文学虚构 想象 西方意识 对读

作者简介：曾繁健，江西理工大学外语外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跨文化与英诗研究。电子邮箱：geefood@yahoo.com.cn
刘汉波，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电子邮箱：hdsdlhb2005@163.com 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英诗中国形象的客体输入与反观”[项目批准号：11YJC752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Chinese Images in English Poetry: A Comparative Reading between Literary Fictionalization and Western Consciousness
Abstract: English poetry has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in creating images about China. The im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by Wolfgang Iser, cannot be freed from interrelated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fictionalization, imagination and facts. While fictionalization and imagination are essential to poetry, their foundation and destination have to be the facts about China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Western. If native Chinese poetics is applied into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the images of China in English poetry, especially by focusing on the subject - object relationship shown in literary fictionalization and the Western consciousness through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linguistic data in the poetry,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issues can be exposed.

Key words: English poetry images of China literary fictionalization imagination Western consciousness comparative reading

Author: Zeng Fanji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341000, Jiangxi,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cross culture and poetry study. Email: geefood@yahoo.com.cn.

Liu Hanbo,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Gannan Teacher's College (Ganzhou 341000, Jiangxi,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literature and art. Email: hdsdlhb2005@163.com

从英诗中国形象的历史长河综合来看，它基本沿袭了三种典型模式：乌托邦的中国形象，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褒贬并生的中国形象；而每一种典型模式之下又包含了某些亚系类别，它们发展的时间也是由远及近。但不管英诗中国形象如何演变，本质还是基本一致，即文学虚构、文学想象、中国现实和西方意识等四要素的对立统一。

一、英诗中国形象的文学虚构

虚构性(fictionality)是文学的根本特征之一，也是英

诗的核心属性。那么，什么是文学虚构呢？欲回答这个既哲学又文学的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事实，毕竟任何概念的确立都离不开反面的参照，虚构也一样。从字源学来说，“‘事实’(fact)一词源于‘facere’的完成分词形式‘factum’，意思是‘制造’。它是希腊词‘poiein’的拉丁形式‘poiein’的意思同样是制造，是‘诗人’(poet)与‘诗歌’(poetry)两个词的词源。‘虚构’(fiction)源于‘fictio’，而‘fictio’又源于‘figere’，成形或设计的意思”(迈纳 323)。可见，虽然诗歌与事实关系密切，但那也是被“制造”和“创造”的事实，其创造性、虚构性及想象性的特征明显。按照大多数文学学术语词典的解释，虚构(fiction)

往往与杜撰或创造宿命结合,它既有想象力的积极意义,比如华莱士·斯蒂文斯就持有这样的立场,也有杜撰的负面意义。

随着现代诗论的发展,虚构已经与人类的认知联系在一起,诗人借由虚构描述、想象、理解现实,进而超越现实,并最终以文本的形式建构起未来的可能真实;所以,“对于文学家而言,虚构是一种权利”,“虚构的想象不仅处理自己与世界的问题,同时也处理自我与内心的问题”(南帆)。从这个层面来说,虚构是作家与世界对话所享有的一个特权,也是他们理解和认知世界的必然手段。一旦英诗被创造之后,后继的读者们也必须以虚构为钥匙,展开对符号化文本的解读,进行能指与所指之间任意对应的可能选择,为“想象对现实的越界提供了前提和依据”(伊瑟尔,“虚构与想象”16)。但最终选择的结果同样游离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它们只能是真实的谎言,或者谎言的真实,是真实与谎言之间的艺术游离物,它们根本经受不起中国历史材料的证明。或者这样说,只要英诗符号化记载了中国形象,不管事实的成分有多大,甚至如历史般真实,中国形象本质上都是文学虚构与想象的产物,它探讨的是命题的可能,而不是事实的真与假。这可以从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任何文学类别“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小说、诗歌或戏剧中所陈述的,从字面上说都不是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15)。巴尔加斯·略萨更是在《中国套盒》中一针见血指出:“虚构是掩盖深刻真理的谎言[……]虚构不是历史的画像,确切地说是历史假象的反面,或者历史的背面;虚构实际上是没有发生的事情”(5-6)。

伊瑟尔的“as-if”的语式功能也可以再次确认英诗中国形象的虚构性;他认为虚构文本具有虚构自解的典型特征,而这就把本文所描绘的那个真实的世界悬置了起来。这样,英诗中国形象被想象为可能与真实,不可能的中国事实也在这样一个假设中成为了可能,即使是那些原本确定的中国现实,因为与那些不可能的事情融合在一起,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此时,作者与读者的文学想象参与进了英诗的解码之中,其中的中国形象也只能在对现实的“越界”中得到修饰性的包装,任由他们赋予其意义。更进一步说,英诗中国形象在自我揭示中完成了对中国事实的以假乱真,它自我暴露、自我解构、自我悬置,“赤裸裸”地把中国形象的虚构属性晓之于众,让读者在经验与想象世界中把握可能的中国现实。这就好比波德里亚以符号与现实的关系为坐标,认为“符号是作为现实的模仿物而存在的,它体现了符号与现实之间的本原和反映的关系;但越往后发展,则显现出符号与现实关系越来越明显的分离与不相关”(转引自周宪128-29)。因此,即使英诗中国形象反映了部分中国的现实,那也是虚构的真实,真实的虚构;这种虚构的真实就是诗人选择的结果,他基于自己的

生活经验、民族文化与社会历史等因素做出了意向性的选择,在选择、融合与自解的过程中把突兀与似是而非的中国形象统一在英诗文本中,让它们成为一个具体现实的整体,并且看起来似非而是。

试以柯勒律治诗歌《忽必烈汗》(Kubla Khan)为例加以说明。这首诗歌是诗人药物性吸食鸦片后的梦境虚构,诗中有两个中国形象得到凸显,一是上都(Xanadu)这个城市,二是中国皇帝忽必烈。围绕这两个意象式的形象,一些其他的中国元素得以围绕左右,共同烘托着诗人虚构的那个东方古国,以及那个让欧洲人既敬畏又担忧的中国皇帝。在诗人的笔下,上都处处亭台楼阁,林木葱茏,繁花似锦;然而它同时兼具“冰火两重天”的另一面:它是一座被阳光沐浴兀立于冰窟之中的川穹之城,有一条希腊的河流阿尔法(Alph)穿插而过;如此的都城形象既温情又野性,既中国又希腊,除了虚构之外,在历史与现实之中是绝不可能有对应之物的。而忽必烈汗形象也在诗中得到无尽的虚构,“他目如闪电,长发飘飘”,神力无限,只因他喝过“天堂里的乳浆”,故能超凡入圣;历史的车轮早已逝去,忽必烈汗的中国面貌早已被磨灭,诗人只能凭借半是传说半是流言的想象重新虚构,既描述了一位史诗般的英雄,也虚构了一位好战的暴君;这位喝过“天堂乳浆”的可汗就是诗化的幻想之物,他让后来的读者莫衷一是,无法在历史与现实中找到“所指”,甚至诗人自己也只可意会难能言传。

二、文学想象

文学想象是什么?从亚里士多德至今,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各有侧重的论述:亚氏认为想象就是“衰退的感觉”,它与记忆关联,与判断无关;柏拉图认为想象破坏了事实,对诗艺的教育起到了破坏的作用,主张对说谎的想象加以驱逐,但他并不否定想象的积极作用;柯勒律治把想象与主体能力联系在一起,坚信想象是诗歌的灵魂;萨特认为它与人的行为关系密切,柯氏的“能力”被他替换成了一种“意识行为”;康德认为它是“物自体”之下的心智理解功能,具有感性与理性的二重结构性;卡斯特里阿蒂斯则赋予想象以“激进”的特质,以社会历史及心灵肉体的方式呈现想象格式塔流动的含义;伊瑟尔认为“想像的特征则是在认识变得无能为力时它被调动起来发挥作用”,而这就是想象与虚构的最大区分(金惠敏168)。在中国,与想象类似的概念自古有之,比如“神遇”、“诗思”与“文思”等。但想象在历史的纵向流逝中莫衷一是,要想对它形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概念堪比蜀道登天。

一旦英诗虚构的中国形象文本化了,其中的特定语言就对读者展开想象的指导,想象也就有了存在的可能,中国形象才能在读者的视野中得以具体再造,其人类学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得以实现;虽然虚构的中国形象不能

一一对应事实的中国,但它能够唤醒读者对中国形象的不不断想象与臆测;虚构与想象在英诗的结合使得“英”方的主体意识借助中国“他者”形象得到扩展和显现,想象将符号化的中国事实转化成了一种可以预见的固定模式,比如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化的、褒贬并生的中国形象等;而这些都要读者借助想象的翅膀进行可能性的猜测。也就是说,想象对符号化了的抽象中国形象的理解可以起到实践与认知的助推作用,它让虚构的中国形象与具体的中国现实联系在一起,并得以有效浓缩,使读者能够从语符化的文本中获得至少部分的事实。

可正如伊瑟尔在《虚构与想象》中指出的一样,想象从来都是“以一种弥散的形式呈现自己,[它]以一种瞬息万变的方式把握对象,想象的幽灵犹如任性的鬼魅,常常从我们的眼前一闪而过”(15)。于是,想象自由、个体、选择与任意的基本特征一览无遗,它经常表现出当下、灵感、意向与无根源的灵感特质,使读者对文本对象的把握飘逸无常,造成了符号化中国形象的“流离失所”,“四不像”特征明显。可见,想象除了实践与认知的特征之外,还具有超验、虚假、再造、辩证、解构、二律背反及臆断性的特征;它在英诗阅读中使中国形象得以理性认知的同时,也使它们带有玄学、感性及解构的一面;因此,读者在想象的心理与认知活动中获取英诗中国形象事实的同时,也造就了非现实的一面,中国形象的变形当然也就顺理成章。

现实从来就不是马上能感受到的,而是由想象与象征协商确认的。因此,英诗读者必须借助想象的翅膀,在文字的迷宫中寻找通向中国形象的理智线索,使他们能够在能指的网状结构中协商出一个相对确定的中国“所指”;但想象是英诗中国形象理解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助于读者在中国元素堆积的混沌文本中觅得中国形象的行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中国形象再次歧路重重,陷入又一种虚构自解的文本状态。这就是想象的双重功效,它既能把文本杂乱无章的理智与经验信息有序排列,又能使它们重新变得莫衷一是。也可以这么说,想象让中国形象这匹脱缰的野马在英诗中得到驯服的统一时,也让这种统一再次脱缰失控,这让英诗中国形象行走于理智与感性边缘:英诗中国元素的符号给予读者想象的刺激,读者依据他们内心的知识与经验,建筑起了与中国形象可能对应的外在镜像,它具有“is”的存在特性,但读者凭借想象得出的中国形象永远具有虚构虚拟性的一面,具有“as”或“like”的假定特征。

以《异教徒中国佬》为例加以说明。诗中的阿新被冠以了以下的相貌特征:“他的微笑纯真、深沉但又让人捉摸不透,他如那天的天气一样柔和,他长长的衣袖藏满了作弊用的好牌,他的指尖抹上了方便作弊的蜂蜡,他作弊的手段肮脏不堪。”出于对中国人上述形象的利用,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威廉·曼根(William Mungen)

于1871年2月在美国众议院想象地发表了对华工的敌对言论,这首诗歌中的一些诗行则成了他演讲中的句子,“演讲中他认为华工比黑人奴隶更加糟糕,因为曼根深信华人已经成了(白人)的政治威胁”,并最终利用美国的民主选举走上政治的前台,“从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天朝帝国”(Aarim - Heriot 161)。哈罗德·伊萨克斯更是直言:“哈特通常把中国人描述成不可理解的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的角色,他们那表面的愚蠢掩盖了邪恶、诡计多端的、罪恶的精明”(伊萨克斯 152)。实际上,这首诗歌从它诞生之日起,中国佬的形象就与美国社会的各种丑陋现象联系在一起——“有关谋杀与入侵的新闻标题往往被冠以‘Ways that are dark’与‘Tricks that are vain’”,“中国移民的事项也被冠以‘The Heathen Chinee’的称号”(Scharnhorst 57)。在中国,论者在阅读这首诗歌之后以想象为翅膀,对其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自我东方化”的解读:姜芹博士认为它是一首“幽默诗”的同时,以民族主义的情怀想象了这首诗歌的延伸之意,“中国人的聪明智慧被蒙上了妖魔化色彩”(47)。即使冒铨教授认识到了这首诗歌的反讽手法,体会到了其中的“幽默感”,但仍认为它“那神秘的他者形象,或多或少浸染着一种妖气”(74)。可见,英诗中国形象一旦被作者虚构之后,读者也就有了他们可以想象的明示,他们借助符号化的英诗文本,借助自身的文化、历史及宗教的明灯,合理但又不可思议地重现了各自内心的中国形象。

三、中国现实

英诗虚构与想象的同时,并不等于它没有现实的属性,也不必然意味它与现实的割断,毕竟文学文本是“虚构与现实的混合物,它是既定事物与想象事物之间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结果”(伊瑟尔,“虚构与想象”14)。而现实是英诗虚构的来源,是读者想象的基础。因此,英诗中国形象当然是“现实、虚构与想象”的三元合一,而非它们之间的多元对立;从英诗中既能感受到中国形象想象与虚构的幻影,也能看到中国现实的光影。英诗无论对它们进行怎样的想象与虚构,其中都离不开对中国事实的部分摹仿,毕竟文艺的蓝本就是现实的世界;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坚称的“艺术也反映现实世界事物所具有的必然性(或可能性)和普遍性”(113)。任何认为英诗中国形象与中国事实不存在关联的观点都是荒谬无据的,它违背了亚氏所揭示的“艺术来源于现实而要高于普通的现实的美学原则”(115)。

因此,英诗中国形象虚构的灵感与基础来源于现实,它们在事实与悖论中徘徊摇摆;虚构的真实与真实的中国形象交织糅合,创造了一种超越的跨界真实感,使得读者从不认为它们是虚假的幻象。即使它们存有重大的讹误,也不可能抹杀它“现实”的天然特质,虽然英诗中国形象与

历史及现实的客观中国不可能完全对等,它们的符号能指也必然指涉部分事实,而这永远也不可能从虚构的中国形象中加以剥离。实际上,虚构、想象与现实看似相反,但它们依然相辅相成,因为“虚构与事实肯定是因为交流而不是对立必然联系在一起,因为一方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唯一反面——虚构只是一种描述现实的手段”(Iser *Act of Reading* 53)。伊瑟尔在他的另一本专著《虚构与想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虚构与想象离不开现实的客观存在,它们超越现实又指向现实,“虚构的‘事实’(也许)可以说具有一种‘过渡状态的客观性’,它总是徘徊于现实和想象之间”,虽然它依然是一种“起落无迹、断续无端的事实”(35)。

那么,英诗中国形象是如何通过文本体现中国事实与现实的呢?以前面章节中分析过的英诗为例,可以从虚构与想象的背景中把其中的中国现实与史实梳理出来。《忽必烈汗》中的中国皇帝是真实存在过的,蒙元都城在上都也是客观的史实,蒙古对西方发动过战争,历史早有定论;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上都的繁华根本毋庸置疑。而《异教徒中国佬》中的“中国佬”形象,尽管难以逃脱蓄意丑化、种族歧视中国人的宿命论调,可符号化的中国形象还是可以为后来的读者提供当时事实的镜像身影:“穿着长长衣袖的衣服,他们的微笑如孩童一样纯真,深沉却又让人琢磨不透”。前者是满清服饰穿着的中国形象,这可以从近代有关中国的摄影中得到印证;后者是中国人国民性格的突出表现,林语堂对此有所论述,认为中国人总体上具有如下的性格特征: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平和、知足、幽默与保守,其中圆熟、忍耐、老猾俏皮与平和最能与英诗中国人的上述微笑特征吻合——纯真,深沉却又让人琢磨不透。

上述有关中国形象的描述是那时中国人生活与环境的真实镶嵌,是当时中国国民的心态写生,是中国人性格特征的文学再造;诗人以生活化的诗艺特质,把真实存在的现实主义艺术展现在英诗的世界中,写意事实的特征明显。

四、西方意识

英诗通过虚构,塑造了文学性的中国形象,它通过选择、融合等手段,获得一种超越诗人、超越“英”方民族自我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说,它也超越了中国事实;诗人通过文学虚构与想象建构起中国形象之后,造出了他们所未见过也不存在的中国,使中国形象“泰然升到自己理想的高度”(北大哲学系 52)。这个理想的高度就是西方意识主导之下的中国形象,它要么作为西方落后变革的他者参照,比如蒙元时期大汉的帝国形象,要么作为西方自我确立、自我肯定的反面观照,比如满清时期愚昧落后的中国形象。而这两种处于“理想状态”的中国形象让

真实的中国处于一种永远悬置的状态,它根本接受不了事实的检验,只能是一种延异了的不确定的确定;更不能成为可能性中国必然存在的依据,只能是一种“英”方意识化的中国想象。这包含有两种意思,一是“英”人确实是在仰慕中国,美化中国的一切,中国是那么白璧无瑕,纵然中国存在着百“丑”,但在他们千“丑”的面前,还是如此的高大;二是“英”方从对中国的仰慕变成了对中国的鄙视,他们的“千好”既遮蔽了自己的“百丑”,也发现不了过去、现在及将来中国的一“俊”,多少中国人为之蒙蔽。乌托邦的中国形象是前者典型的代表,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则是后者想象的化身。所有这些,都是“英”方意识形态的强加之物,诚如伊瑟尔在《虚构与想象》中所言,“许多强加于文本的意义,实际上是人们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想象的结果。因此,与其说意义牢固地铭刻于文本之中,还不如说意义是‘需要’引发和维持的想象‘变形’的必然结果”(33)。

因为“需要”,因为“变形”,所以英诗有关中国形象的描述,绝不是为了追寻和还原中国事实,而是从文化利用的角度,展开对文学艺术层面的中国形象的探讨,以确立、宣扬与反衬西方主体意识。而中国形象之所以被纳入英诗,很大部分来源于他们头脑中根性的西方意识;在他们的思维中,只要相信中国(人)具有这样的秉性特征,或者应当是这样的一种国民形象,他们就可以按照西方的想象对此进行虚构与“证明”,而不管其中的文过饰非。也可以这样说,英诗中国形象的“事实”具有很强的体验性与主观性,它们是诗人为代表的“英”方头脑中的坚信产物,是借由一些所谓“中国事实”的碎片,通过虚构与想象整合而成的诗性物产,它们不能也无法客观验证过往的中国事实,只是以外来物种的帝国强势,宣扬着自己寄生的主张。

这可以从具体的英诗中得到印证。燕卜苏这位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充满感情的英国诗人,他在诗歌《中国》(*China*)描述了中国国破人亡的悲惨国运,更强调了中国军民奋勇抗日的血染风采,展现了诗人对这一现象的悲伤惋惜,向读者揭示了既命途多舛又凤凰涅槃的中国形象。但不要忘记的是,当时的中“英”同盟关系对燕卜苏塑造如此的中国形象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此类似的美国诗人还有奥登,他在中国目睹了中日战争的血腥残酷,自己为此而对世界的未来感到迷惘;可他还是以自己的诗笔,记录并讴歌了中国抗战的士兵。在《战时》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中,奥登显示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道义上的支持,(他)在中国的士兵身上发现了希望的曙光,为人类的自由和平等‘象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他对中国的士兵表示了同情,要求欧洲的人们对他表示尊敬;正因为他战时亲华的中国态度,一些西方读者‘称赞奥登的诗歌‘坦陈刚直,对战争中的中国采取了必要的偏袒态度’”(赵文书 169-70)。因此,无论英诗中的中国

形象或正或反,其暗含的对中国之态度或褒或贬,本质上都出于西方主体意识的需要;当“英”方需要与中国合作,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的时候,燕卜苏与奥登的诗歌就塑造了西方需要的中国形象,虽然这已经不可能是先前纯粹的“乌托邦的中国形象”了。

总之,英诗中国形象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事实,期待它接近客观也是不现实的;它们永远只能是文学虚构、想象、中国事实与西方主体意识的对读合成。任何意图从英诗中国形象有效推断中国历史、现在及将来的企图,无异于痴人说梦,水中幻影。退一步说,即使从英诗中看到了中国事实过往的身影,那也只能是西方主体意识主导之下的主观世界,臆断的成分极大。略萨在《谎言中的真实》对此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文学是双重含义特有的领地。其真实性总是主观的、不完全的、相对的;文学的真实性经常是不精确的闪光,或是历史的谎言。[……]因为叙事文学中的坑蒙拐骗和夸张,是用来表达深刻而令人不安的真情,只能以这种方式才能让真情问世”(78)。于是,诗人用诗性虚构的中国形象,让西方主体意识的“真情”得以问世,完成了“他者”参照之下西方意识的自我形塑,反映了“英”方民族的特性和国家形象由反思、反叛到回归的演变轨迹,使英诗中国形象永远处在文学虚构与西方主体意识对读的哲学范畴之中。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arim - Heriot, Najia. *Chinese Immigrants, African Americans, and Racial Anx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8 - 1882*.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3.
- 亚里士多德 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 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 [Aristotle, and Horace. *Poetics, Ars Poetica*. Trans. Luo Niansheng and Yang Zhouh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2.]
- 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 陆日宇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
- [Isaacs, Harold R. *Scratches on Our Mind: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Trans. Yu Dianli and Lu Riyu. Beijing: Current Affair Press, 1999.]
- Iser, Wolfgang. *The Act of Reading*.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 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Iser, Wolfgang. *The Fictive and Imaginary: Charting Literary Anthropology*. Trans. Chen Dingjia, et al.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姜智芹:“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国外文学》1(2004):45-50。
- [Jiang, Zhiqin. “The Desirable Otherness: The China's Images in the Wester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s* 1

- (2004): 45 - 50.]
- 金惠敏:“在虚构与想像中越界——[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访谈录”,《文学评论》2(2002):165-71。
- [Jin, Huimin. “Surpassing between the Fictive and the Imaginary——An Interview with Wolfgang Iser.” *Literature Review* 2 (2002): 165 - 71.]
- 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巴尔加斯略萨谈创作》,赵德明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Llosa, Mario Vargas. *The Truth about Lies*. Trans. Zhao Deming.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 :《中国套盒——给青年小说家》,赵德明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 [——. *Letters to a Young Novelist*. Trans. Zhao Deming. Tianjing: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冒键:“美国乡土作家哈特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06):73-78。
- [Mao, Jian.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in the Eyes of Bret Harte.”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2006): 73 - 78.]
-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 [Miner, Earl. *Comparative Poetics*. Trans. Wang Yugen, et al. Beijing: Central Complic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1998.]
- 南帆:“文学虚构与真实”,《解放日报》2007年11月26日。
- [Nan, Fan. “Literary Fiction and Truth.” *Liberation Daily* 26 Nov. 2007.]
- 北大哲学系:《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Peking University. *On Beauty and Aesthetics by the Western Esthetic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 Scharnhorst, Gary. *Bret Harte: Opening the American Literary West*.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0.
- 勒内·韦勒克 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 [Wellek, René,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3rd Edition). Trans. Liu Xiangyu,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 赵文书:“W. H. 奥登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纪念《战时》组诗发表六十周年”,《当代外国文学》4(1999):165-70。
- [Zhao, Wenshu. “W. H. Auden and Chinese Anti - Japanese Invasion War: In Memory of Journey to a War on its Sixtieth Anniversar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1999): 165 - 70.]
- 周宪:《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 [Zhou, Xian. *Western Aesthe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责任编辑:王 峰)